

春秋左傳正義

十二

春秋正義卷第十六

孫承澤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宣公

正義曰魯世家云宣公名倭或作接文公之子敬嬴所生以年王五年即位是歲歲在壽

星謚法善問

周達曰宣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公子子遂如齊

逆女

不譏喪娶者不待貶責而自明也卿為君逆例在文四年

疏

注不譏至四年正義曰文公喪

未期此時已娶違禮不譏者此事甚惡言不待貶責而其惡自明也昭元年公羊傳曰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

不貶絕以見罪惡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是其義也文四年逆婦姜于齊傳云卿不行非禮也是卿為

君逆之例也

三月遂以夫人媵姜至自齊

稱婦有姑之辭

不書氏

疏

注稱婦至闕文正義曰宣公母敬嬴在是史闕文有姑也夫人以姜為姓舉姓而稱姜氏去氏

稱姜則不成文義知不稱氏者史闕文也傳言新作延廡而經無作字是作傳之時經猶未闕於後經始闕耳此文

傳亦無氏知是本史先闕故云史闕文而不云經闕文也史文既闕仲尼不正之者以無所褒貶故因其詳略也諸

經所闕者或史文先闕仲尼不改或仲尼具文在後始闕公羊穀梁漢初始為其傳見其闕文妄為之說非其實也

公羊傳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喪娶喪娶者公也則曷為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內無貶于公之道

則曷為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穀梁之意亦然先儒取以為說服虔云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從故詩云雖速我



訟亦不女從宣公既以喪娶夫人從亦非禮故不稱氏見略賤之也杜不然者女之出嫁事由父母夫來取之父母許之豈得問禮具否拒逆昏姻之命從夫喪娶父母之咎自可罪其父母何以貶責夫人若其貶責夫人當去夫人之號減一氏字復何所明夫人之稱姜氏猶遂之稱公子也舍遂之族而去子稱公可乎立知遂不可去子稱公夫人復安可以去氏稱姜也逆婦姜于齊以卿不行變文略賤此經貶遂不稱公子以成夫人之尊非略賤之事也詩責疆暴之男行不由禮陳其爭訟之辭述其守貞之意此豈是宣公淫掠而欲令齊女守貞哉

夏季孫

行父如齊晉曰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者受罪

黜免宥之以遠

疏

注放者至以遠孔安國云以流放之法寬五刑是放者有罪

正義曰舜典云流宥五刑

當刑而不忍刑之寬其罪而放棄之也三諫不從待放而去者彼雖無罪君不用其言任令自去亦是放棄之義放

春秋正義十六

二

二編

之與奔俱是去國而去情小異釋例曰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四鄰不以禮出也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也臣之事

君三諫不從有待放之禮故傳曰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迫窘而出奔及以禮見放俱去其國故傳通以違為文仲

左修春秋又以所稱為優劣也言優劣者放者君舍其罪緩步而出是其優也奔者止則懼死奔馳而去是其劣也

昭八年楚人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哀三年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與此胥甲父等皆甘心受罪黜其官位宥

之以適遠方是實放而書放也襄二十九年傳稱齊公孫薑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

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彼罪高止故實放而書奔也然則文十四年傳稱宋高哀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

高哀無罪亦改放而書奔者放者緣遣者之意為義奔者指去國之人立文據其所往之處皆是從外來耳高哀身

來至魯自魯而稱來奔不書宋人之意故不得言放此乃外內之文異耳叛者以地適他稱放入魯則稱來奔亦此

公會齊侯于平州 平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 公子遂

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魯以賂齊齊人不取 秋

邾子來朝 無傳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

盾帥師救陳 傳言救陳宋經無宋字蓋闕 疏 注傳言至蓋闕正義曰陳宋俱被

楚侵明其並救二國傳稱救陳宋而經無宋字故設疑云蓋闕也服虔云趙盾既救陳而楚師侵宋趙盾欲救宋而

楚師解去案經傳皆言侵陳遂侵宋陳在宋南是先侵陳去陳乃侵宋也若趙盾越宋而南救陳猶及楚師止則救

宋安得不及楚也若言欲救宋而楚師解去則救陳之時楚師已向宋矣何以書救陳也蓋以陳既被侵方始告晉

晉人起師救陳楚又移師侵宋晉師比至於鄭楚師既已去矣故諸國會于棗林同共伐鄭棗林鄭地明晉始至鄭

不得與楚相遇故竟無戰事言救陳宋者皆是致其意耳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

會晉師于棗林伐鄭 晉師救陳宋四國君往會之共伐鄭也不言會趙盾

取於兵會非好會也棗林鄭地熒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 疏 注晉師至林鄉正義曰晉本與師為救陳宋

但楚師已去故四國之君往會晉師與共伐鄭言于棗林者行會禮然後伐相十五年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

鄭亦行會禮乃伐與此同也晉師趙盾為將不言會趙盾而言晉師者取於兵會非好會言所會會其兵非會其人

故稱師案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注云卿不書禮不敵公知此非為趙盾不敵公侯稱師者沈氏云此會有宋公陳

侯等猶成二年會于蜀有蔡許之君故知此非為趙盾不

得敵諸侯但取於兵會彼會于瓦唯有公故知與此異耳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晉人宋人伐鄭

傳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

命也諸侯之卿出入稱名氏所以尊君命也傳於此發者與還文不同故釋之三月遂以

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遂不言公子替其尊稱所以成小君

之尊也公子當時之寵號非族也疏注諸侯至釋之正義曰氏者位尊

故傳不言舍族釋例論之備矣乃賜具臣之寵號具名氏所以尊君命言君命重故貴臣

行行人貴則君命尊也諸侯之卿出入稱名氏者若宋華元衛元咺之類是也如魯卿公孫敖喪歸尚稱氏明生歸

亦然其歸父意如叔孫婁不稱氏者各有所為與常例不同也會盟征伐具名氏者皆是尊君命也傳獨於此發者

為其與還文不同故於此釋之釋例曰昏禮雖奉時君之命其言必稱先君以為禮辭故公子翬逆女傳曰脩先君

之好公子遂逆女傳稱曰尊君命互發其義也注遂不陳遷

至備矣正義曰公子亦是寵號其事與族相似魯臣有四

罪則敗去其族去則非卿今遂與夫人俱至物無兩大人不並尊若從夫人者尊則夫人卑矣故替其尊稱令從夫

人者卑則夫人尊矣釋例曰往必稱族以示其重還雖在塗必舍族以替之所以成小君之尊是其義也成十四年

叔孫僑如逆女及以夫人至其文與此正同彼傳云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此傳不言稱族舍族者釋例曰傳云

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

人也叔孫僑如逆女則往曰稱族還曰舍族然則公子公孫繫公之常言非族也是言公子非族故與彼異文公子

雖則非族稱舍亦與族同故其言尊君命尊夫人與彼亦使異也所以異者族必君賜乃稱之公子公孫繫公之常言

不須待賜乃稱之耳宣公纂夏季子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立未列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

胥甲下軍佐文十二年戰河曲不肯薄秦於險而立胥克克甲之子先辛奔齊

辛甲之疏注胥甲至於險正義曰案彼傳胥甲與趙屬大夫穿同罪放胥甲而舍趙穿者於時趙盾為政

穿是晉君之壻或本罪輕於胥甲故得無咎會于平州以定公位篡立者諸侯既

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疏注篡立至位定正義曰春秋之世王政

不行諸侯自相推戴廢立不由天子篡弒而立則鄰國討之若與之會則序之於列成其為君諸侯既已為會則臣

子不得復討若其殺之則與弒君罪同宣公殺子惡而取國常畏魯人討己心不自安納賂請會故既與齊會而公

位乃定成十五年戚之會討曹成公成公得列于會後曹人請于晉曰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是

列會則位定也東門襄仲如齊拜成謝得會也六月齊人取

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濟西故曹地僖三十一年

晉文以宋人之弒昭公也在文十六年晉荀林父以諸

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

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

文十五年十七年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

盟于楚疏注文十至受賂正義曰杜以傳言皆取賂而還必有二事乃得稱皆故指二扈之

盟以充皆義劉炫云案傳數晉罪近發宋弒昭公前扈之盟文所不及何當虛指其事言晉取賂炫謂宋及晉平取宋

賂為魯討齊取齊賂也案此言會諸侯于扈文承宋人之弒昭公下知非十七年會于扈既取宋賂又取齊賂而稱

皆必為十七年十五年二扈之盟者案十七年會于扈尋
檢經傳全無為魯討齊之事豈得違背經傳妄指十七年
乎但宋弒昭公其罪既大故先言之為魯討齊其失小故
後言之劉炫以傳文先後顛倒又以會于扈為十七年之
事違背經傳而規杜非也取賂而還書本或云取齊賂而
還檢勘古本及杜注意並無齊字文十七年宋及晉平唯
受宋賂十五年會扈受齊賂耳傳言皆
者皆齊宋也故知皆取齊賂者非也 陳共公之卒

楚人不禮焉

卒在文
十三年

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

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

棐林以伐鄭也楚蔣賈救鄭遇于北林

與

師相遇於陽中牟縣
西南有林亭在鄭北

囚晉解揚晉人乃還

解揚晉
大夫

春秋正義十六

六

楊本

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

救之

崇秦之
與國

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

弗與成

疏

秦急崇 正義曰崇是秦
之與國故秦人急於援崇

晉人伐鄭

以報北林之役

報囚
解揚

於是晉侯侈趙宣子

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競強也為明年
鄭伐宋張本

經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

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

華元

得大夫生死皆曰獲例在昭二
十三年大棘在陳留襄邑縣南

疏

宋華至生帥
正義曰

此華元歸生及哀二年趙鞅罕達客主各言帥師者皆是將尊師衆故並具其文或於歸生之下無帥師之字脫耳注得大至縣南 正義曰此獲華元生也哀十一年獲齊國書死也以此知生死皆曰獲昭二十三年傳云書曰胡子鬣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傳言書曰是仲丘變例也 秦師伐晉夏晉人

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鄭為楚伐宋獲其大夫晉趙盾與諸侯之師將為宋報恥

畏楚而還失霸者之義故取稱人

疏

注鄭為至稱人 正義曰諸經取諸侯之卿稱人者傳皆言其名氏

此傳唯稱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諸侯之將不言名氏則實是微者非取之也趙盾畏楚而還故取之稱人釋例曰鄭受楚命伐宋大敗宋師獲其二卿此晉之不競也晉於是申命衆國大起其衆將以雪宋之恥取威定霸趙盾為政而畏越椒之盛不敢遂其所志託辭班師失宋之心孤諸侯之望所以致取也 秋九月乙丑

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靈公不君而稱臣以弑者以示良史之法深責執政

之臣例

疏

注靈公至四年 正義曰釋例曰經書趙盾在四年 弑君而傳云靈公不君又以明於例此弑宜

稱君也弑非趙盾而經不變文者以示良史之意深責執政之臣傳故特見仲丘曰越竟乃免明盾亦應受罪也雖原其本心而春秋不赦其罪蓋為教之遠防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無傳

傳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

受楚

命也 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

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

樂呂司寇獲不書非元帥也獲生死通名

經言獲華元故傳特護之曰囚以明其生獲故得見贖而還

及甲車四百六十乘

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

入于井狂狡宋大夫輅迎也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

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

之之謂禮聽謂常存於耳著於心想聞其政令殺敵為果致果

為毅易之戮也易反將戰華元殺羊食士

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

疇昔猶前日也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

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憾恨

春秋正義卷十六

八

許諫

也殄盡也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

詩小雅義取不良之人相怨以云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

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畫馬為文四百匹以贖華

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

告宋城門而後入言不苟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叔牂羊斟也卑賤得

先歸華元見而慰之對曰非馬也其人也叔牂知前言以顯故不敢讓罪既

合而來奔叔牂言畢遂奔魯合猶答也宋城華元為植巡

功植將主也城者謳曰睥其目瞞其腹弃甲而復

驛出目瞡大腹于思多使鬚之貌

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弃甲

則那那猶何也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

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傳言華元不吝其各寬而容衆疏

君子至戮也正義曰軍法以殺敵為上將軍臨戰必三令五申之狂狡失即戎之禮違元帥之命曲法以拯鄭人宜

其為禽也昭明也兵戎之事明此果毅以聽之之謂禮能殺敵人是名為果言能果敢以除賊致此果敢乃名為毅

言能彊毅以立功易之戮也反易此道則合刑戮也昭謂明曉此禮致謂達之於敵毅彊也能致用此意乃為彊人

言在軍對敵必須殺也尚書成湯數桀之罪以誓衆云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不從誓言予則孥

春秋正義十六

九

許謙

戮汝武王數紂之罪以誓衆云曷哉夫子尚相相如虎如

豨如熊如羆于商郊爾所不勗其于爾躬有戮二王以至聖伐至惡尚誓衆使多殺是軍法務在多殺殺敵乃為禮

也公羊善宋襄公不鼓不成列以為文王之戰亦不過此武王之戰既知不然文王之戰豈當若是審如公羊之言

文王未曉戰法其不能身定天下豈為此乎注疇昔猶前日也正義曰禮記檀弓云孔子謂子貢曰吾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鄭玄云疇昔猶前日也是相傳為

然注畫馬為文正義曰謂文飾雕畫之若朱其尾鬣之類也見叔至來奔正義曰叔牂卑賤故得先歸華

元見而安慰之曰往奔入鄭軍者子之馬自然非子之罪叔牂自知前言已顯不敢隱諱乃對元曰非馬也其人也

言是已為之叔牂既答華元而即來奔魯耳服虔載三說皆以子之馬然為叔牂之語對曰以下為華元之辭賈逵

云叔牂宋守門大夫華元既見叔牂牂謂華元曰子見獲於鄭者是由子之馬使然也華元對曰非馬自奔也其人

為之也謂羊斟驅入鄭也奔走也言宋人贖我之事既和合而我即來奔耳鄭眾云叔牂即羊斟也在先得歸華元見叔牂牂即誣之曰奔入鄭軍者子之馬然也非我也華元對曰非馬也其人也言是女驅之耳叔牂既與華元合語而即來奔魯又一說叔牂宋人見宋以馬贖華元謂元以贖得歸謂元曰子之得來當以馬贖故然華元曰非馬也其人也言己不由馬贖自以人事來耳贖事既合而我即來奔杜以傳文見叔牂而即言曰則曰下皆當為華元之語不得為叔牂之辭且以華元與賤人交語而稱對曰謂歸國而言來奔皆於文不順又羊斟與叔牂當是名字相配故不從三家而別為之說采鄭氏來奔為奔魯耳合是聚合言語故云合猶答也 注植將主也 正義曰周禮大司馬大役屬其植鄭司農云植謂部曲將吏故宋城華元為植巡功是植謂將領主帥監作者也巡功謂巡城檢作功也 注睥出目瞠大腹 正義曰說文云睥大目也目大則出見故云出目也瞠是腹之狀腹以大

春秋正義十六

十

顧

為異故為大腹也 注于思多鬚之貌 正義曰賈逵以為白頭貌成十五年華元為右師距此三十二年計未得頭白故杜以為多鬚貌亦是以意言之耳 犀兕尚多 正義曰釋獸云犀似豕郭璞曰形似水牛豬頭大腹厚脚有三蹄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食角也小而不橢好食棘亦有一角者劉歆期交州記曰犀出九德毛如豕蹄有甲頭似馬吳錄地理志云武陵阮南縣以南皆有犀釋獸云兕似牛郭璞云一角青色重千斤說文云兕如野牛青毛其皮堅厚可制鎧交州記曰兕出九德有一角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徧檢書傳犀兕二獸並出南方非宋所有假令波及宋 秦師伐晉以國必不能多言尚多者苟以荅謳者耳

報崇也

伐崇在元年

遂圍焦

焦晉河外邑

夏晉趙盾

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

陰地晉河南山北自

上洛以東以報大棘之役楚鬪椒救鄭曰能

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

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競強也鬪椒若敖之族自

子文以來姑益其疾乃去之欲示弱以驕之傳言趙盾所以稱人且為

四年楚滅若晉靈公不君失君道也以明於厚

斂以彫牆彫畫也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

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

載以過朝畚以草索為之管屬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

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

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

後視之士季隨會也三進三伏公不省而又前也公知欲諫故佯不視曰吾知所過

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

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大

雅也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

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衮職有

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詩大雅也衮君之上服闕過也

言服衮者有過則仲山甫能補之

君能補過衮不廢矣

常服衮也猶

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

鉏麇晉力

士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

寐

不解衣冠而睡

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

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

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槐趙盾庭樹

秋九月晉

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

之

右車

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

春秋正義卷一六

二

一

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

獒猛犬也

盾曰弃人用犬雖猛何為

責公不養士而更以犬為己用鬪

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

翳桑

田獵也翳桑桑之多蔭翳者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

見靈輒餓問

其病

靈輒晉人

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

之曰宦三年矣

宦學也

未知母之存否今近

焉

去家近

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

肉

簞筭也

實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

靈輒

為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

醫羽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問所居不告而退

不望報也遂自亡也輒亦去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挑

園穿趙盾之從父昆弟子乙丑九月二十七日宣子未出山而復晉竟

也盾出奔聞公弒而還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

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

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

矣自詒伊感其我之謂矣逸詩也言人多所懷德則自遺憂

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濇去不隱不隱盾之

罪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濇受惡善其為法

受惜也越竟乃免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宣子使趙

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黑臀晉文公子壬申朝

于武宮壬申十月五日既有日而無月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較例初麗姬之

亂詛無畜羣公子詛盟誓自是晉無公族無公

子故廢公族之官及成公即位乃官卿之適而為之

田以為公族官仕也為置田邑以為公族大夫又官其餘子亦

為餘子餘子適子之母弟也亦治餘子之政其庶子為公行庶子妾子也掌

率公戎行晉於是皆官有公族餘子公行名趙盾

請以括為公族括趙盾異母弟趙姬之中子屏季也曰君姬氏

之愛子也趙姬文公女成公姊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

也公許之盾狄外孫也姬氏逆之以為適事見僖二十四年冬趙盾為旄

車之族旄車公行之官盾本卿適其子當為公族辟屏季故更掌旄車使屏季以

其故族為公族大夫盾以其故官屬與屏季使為衰之適疏宰

不至於孰以其違命故殺之正義曰字書過孰曰肺命此宰夫肺熊踏其踏注畚以至管屬正義曰

春秋正義一六 一四 卷一

周禮挈壺氏挈畚以令軍糧鄭衆云縣畚于廩假之處畚所以盛糧之器故以畚表廩說文云畚蒲器可以盛糧韓

詩外傳云鮑焦挈畚采蔬遇子貢於道是畚可以盛糧盛菜以草索為之今人猶有此器形制似管故為管屬過朝

以示人令眾懼已將諫至繼之正義曰言二人將欲相隨入諫士季謂盾曰子是尊卿今與子俱諫而不入則

莫之能繼續為諫會是卑卿請先往諫不入則子繼之

三進及溜正義曰溜謂簷下水溜之處入門伏而不省起而更進三進而及於君之屋溜言迫於公之前也趨

登至非禮正義曰此言飲趙盾酒是小飲酒耳非正燕禮燕禮獻酬之後方脫屣升堂行無筭爵非止三爵而已

其侍君小飲則三爵而退玉藻云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鄭玄

云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是三爵禮訖自當退也提彌明言此之時未必已過三爵假此辭以悟趙盾耳遂扶至爨焉正義曰服虔本扶作跣注云趙盾徒跣而

下走禮脫屨而升堂降階乃納屨堂上無屨跌則是常何須云遂跌而下且遂者因上生下之言提彌明言訖而遂不得為趙盾遂也杜本作扶言扶盾下階也服虔云嗾啾也夫語辭嗾犬名公乃啾夫嗾使之噬盾也釋畜云狗四尺為嗾是大犬之名以其使之噬盾故云嗾猛犬也注官學也正義曰曲禮云官學事師則二者俱是學也但官者學仕官學者尋經藝以此為異耳注箠箠也正義曰鄭玄曲禮注云圓曰箠方曰箠然則俱是竹器方圓異名耳故以箠箠為箠鄭玄論語注亦云箠箠也注穿趙至弟子正義曰晉語云趙衰趙夙之弟世族譜盾是衰子穿是夙孫是穿為盾之從父昆弟之子也世本夙為衰祖穿為夙之曾孫世本轉寫多誤其本未必然也注越竟至討賊正義曰哀八年傳公山不狃云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注云未臣所適之國則可還奔命死其難如彼傳文雖則出奔臣義未絕此注云越竟則君臣之義絕者以仲尼云越竟乃免出竟則

免責

春秋正義十六

十五

張謙

免責明其義已絕也襄三十年鄭人殺良霄傳曰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去國不稱大夫是為義絕之驗且受君之命乃得為臣今君欲殺已逃奔他國君之於臣既已絕矣臣之於君能無絕乎董狐云子為正卿反不討賊明其威足討賊卿位猶在故責之耳我以君寵得為國卿杖君之威故羣下用命亦既失位出奔國人不復畏我國內自有賊亂非我所能禁之故越竟得免由義絕故也不狃之言謂已以他故出奔非是君欲殺已閔其宗國宜還救之昭二十一年宋公子城以晉師救宋是其事也襄二十七年傳曰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彼是公之寵臣去國而行君服豈復責無罪而將見殺逃竄而得免死者皆令反服君乎禮檀弓曰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是言去國雖同本情有異不可以一槩論也注黑臀晉文公子

正義曰周語單襄公云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
臀以黑曰使有晉國故命之曰黑臀晉世家成公者文公
少子其母周女也 初麗至公子 正義曰服虔云麗姬
與獻公及諸大夫詛無畜羣公子欲令其二子專國杜雖
不注義似不然若麗姬身爲此詛姬死即應復常何得比
至於今國無公族豈復文襄之霸遂踵麗姬法乎蓋爲奚
齊卓子以庶篡適晉國創其爲亂不用復畜公子案檢傳
文及國語文公之子雍在秦樂在陳黑臀在周襄公之孫
談在周則是晉之公子悉皆出在他國是其因行而不改
成公今始革之故傳本其初也則是國內因麗姬之亂乃
設此詛非麗姬自爲詛也若麗姬爲詛不須言麗姬之亂
以言之亂知其創麗姬也自此之後雖立公族而顯者亦
少唯有悼公之弟揚子悼公之子慙二人名見於傳昭十
八年鄭人救火子產辭晉公子公孫於東門以外更無其
人良由偏於六卿不被任用故耳 注無公至之官 正
義曰不畜羣公子故無公族是公族之官掌教公之子弟

六十九

春秋正義卷一

十六

宋

也下注云餘子適子之母弟亦治餘子之政餘子屬餘子
之官則適子屬公族之官也孔晁注國語云公族大夫掌
公族及卿大夫子弟之官是卿之適子屬公族也晉語云
欒伯請公族悼公曰荀家惇惠荀會文敏鷹也果敢無忌
慎靖使茲四人者爲之膏梁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
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慎靖者脩之使茲四人者
爲公族大夫是公族主教誨也 注餘子至之政 正義
曰下庶子爲妾子知餘子則是適子之母弟也言亦爲餘
子則知餘子之官亦治餘子之政令主教卿大夫適妻之
次子也下云庶子爲公行掌率公之戎車則公行不教庶
子然則卿大夫之妾子亦是餘子之官教之矣 注庶子
至戎行 正義曰下句趙盾自以爲庶爲旄車之族則旄
車之族即公行也掌車而謂之公行知其掌率公戎車之
行列也 晉於至公行 正義曰此晉有公族餘子公行
詩魏風有公族公路公行其公族公行既同公路似此餘
子但餘子不主路車公路非餘子也當與公行爲一以其

主君路車謂之公路主車行列謂之公行其實正是一官
詩人變文以韻句耳周禮無此三官之名夏官有諸子下
大夫二人掌國子之倅事與公族同也春官有巾車下大
夫二人掌王之五路事與公行同也無與餘子同者天子
諸侯禮異耳 注旄車至旄車 正義曰主公車行列謂
之公行車皆建旄謂之旄車之族詩云子子干旄又曰建
旄設旄是公車必建旄也周禮主車之官謂之中車巾者
衣也主衣飾之車謂之中車此掌建旄之車謂之旄車之
族盾本卿之適子其子世承正適當為公族使辟屏季故
更為旄車之族自以身為妾子故使其子為妾子之官知
非盾身自為旄車之族而云使其子者旄車之族賤官耳
盾身既為正卿無容返掌賤職六年經稱晉趙盾衛孫免
侵陳仍書於經非身退位故知其子耳原同長而使趙
括者沈氏云以其君姬氏之愛子故使之非正適也 注
盾以至之適 正義曰族即屬也故官屬者父時舊官屬
也將父時官屬盡與屏季使季為衰之正適也盾之此意
也

春秋正義 十六

十七

徐國

欲令身死之後使屏季承其父後為趙氏宗
主但晉人以盾之忠更使其子朔承盾後耳

經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

死乃不郊

牛不稱牲
未卜日

猶三望葬匡王

無傳四月
而葬速

楚子伐陸渾之戎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

齊

無傳

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再與文

疏

注再與文同盟 正義曰蘭以僖三十三年
同盟 即位文二年盟于垂隴七年于扈十四年于

新城魯鄭俱在當言三同盟而云再者以扈
之盟經文不序諸侯故不數劉炫規之非也

葬鄭穆

公無傳

傳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

言牛雖傷死當更改卜取

其吉者郊不可廢也前年冬天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禮記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不行既殯而祭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

可也

已有例在僖三十一年復發傳者嫌牛死與卜不從異

疏

注言牛至而祭正義曰案經牛

死在正月郊當用三月其間足得養牛牛雖一傷一死當更改卜取其吉者郊天之禮不可廢也牛死而遂不郊故為非禮也不郊非禮則於禮得郊禮諸侯為天子斬衰天王崩未葬而得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也引曾子問者舉輕以明重也初死以至於殯啓殯以至反哭於此之間五祀之祭不行耳既殯之後啓殯以前五祀之祭猶尚不廢郊天必不廢矣故鄭注云郊社亦然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鄭玄云不敢以卑廢尊紼

春秋正義十六

一八

余目

輔車索禮天子殯於西序橫輔車而塗之繫紼以備火災言越紼而行事是在殯得祭也案曾子問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醑不酢而已矣謂尸唯三飯祝不侑勸其食食罷主人酌酒醑尸尸不酢主人曾子問又云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謂尸飯而侑勸訖醑尸尸酢主人酢訖又布祝席祝坐主人酌酒以獻祝獻畢而止故鄭注云既葬彌吉畢獻祝而後止是也鄭又注彼云天子七祀言五者關中言之案禮記祭法云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是其義也

晉侯伐鄭及延鄭及晉平士會入盟

延鄭地為夏楚

浸鄭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

周疆

雒水出上雒冢領山至河南鞏縣入河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

子

王孫滿周大夫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

示欲偪周取天下

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

禹之世

遠方圖物

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

貢金九牧

使九州之牧貢金

鑄

鼎象物

象所圖物著之於鼎

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

姦

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

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

若順也

螭魅罔兩

螭山神獸形魅怪物罔兩水神

莫能逢之

逢遇也

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

民無災害則上下和而受天祐

桀有

春秋正義十六

十九

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

載祀皆年

商紂暴虐

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

不可遷

其姦

回昏亂雖大輕也

言可移

天祚明德有所底

止

底致也

成王定鼎于郊鄩

郊鄩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

卜

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

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疏

螭山至水神正義曰螭山神

獸形魅怪物先儒相傳為然魯語仲尼云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則罔兩是木石之神杜以為水神者魯語賈逵註云罔兩罔象言有夔龍之形而無實體然則罔兩罔象皆是虛無當總彼之意非神名也上句言山林川

澤則螭魅罔兩四神文十八年注螭魅山林異氣所生螭魅既為山林之神則罔兩宜為川澤之神故以為水神也

正義曰釋天云唐虞曰載商曰祀周曰年孫炎云載取物終更始祀取四時祭祀一訖年取年穀一孰是載祀皆年之別名複言之耳律歷志云商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年 卜世至七百 正義曰律歷志云周三

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年過卜數也 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宋

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

之謀也武氏謀奉弟須及昭公子以作亂事在文十八年使戴相之族攻

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

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

之亂也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

春秋二十五年武一六

二

齊作

燕姑姑南燕姓夢天使與已蘭蘭香草曰余為伯

儵余而祖也伯儵南燕祖以是為而子以蘭為女子名以蘭

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媚愛也欲令人愛之如蘭既而文

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

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懼將不見信故欲計所賜蘭為懷子月數公

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

曰陳媯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媯生子華子臧子

曰陳媯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媯生子華子臧子

臧得罪而出

出奔宋

誘子華而殺之南里

在僖十六

年南里鄭地

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

在僖二十四年

又娶

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

死

葉楚地今南陽葉縣

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

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

洩駕

鄭大夫

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

鄭

在僖三十四年

石癸曰吾聞姬媾耦其子孫必蕃

媾姓宜為姬配耦

媾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

媾姓之女為后稷妃

周是以與故曰吉人

今公子蘭媾甥也天或啓之必將

為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元寵也

元極也

與

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

大宮

鄭祖廟

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

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傳言穆氏所以大興於鄭天所啓也

疏

夢天使與已蘭

正義曰夢言天者皆非天也此既言天使與已蘭即云余為伯儵儵即非天也伯儵不得自稱為

天天不得變為伯儵明是夢者恍惚之言耳成五年晉趙

顛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上天之神聰明正直寧當就

淫亂之人降福以求食平昭四年叔孫穆子夢天壓已弗勝號賢牛助而勝之若是上天之神寧當與賢牛爭力而

不勝也明皆恍惚之言或別有邪神夢者不識而妄稱天耳朝于楚 正義曰諸侯天子攝行父事稱朝此公子士非天子亦稱朝者以天子稱朝故傳亦通言之其實合稱聘耳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

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莒邾二國相怨故公與齊侯共平之向莒邑東海承縣東

秦伯稻卒南有向城 遠疑也 無傳宋 同盟夏六月乙酉鄭公

子歸生弑其君夷傳例曰稱臣臣之罪也子公實弑而書子家罪其權不足也

赤狄侵齊無傳秋公如齊無傳公至自齊無傳 告于

廟例在 相二年冬楚子伐鄭

春秋正義卷十六

二十二

吳宋

傳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

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

而不治亂也責公下先以禮 治之而用伐以亂平亂何治之

有無治何以行禮楚人獻龜於鄭靈公穆公

大子 夷也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宋子公也 子家歸生子公之食

指動第二 指也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

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問所

笑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

也欲使指動無效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

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先公為難子家曰畜

老猶憚殺之六畜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

懼而從之諸子家於公夏弒靈公書曰鄭公子

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也子家權不足以禦亂懼譖而從弒君故書

以首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初稱畜老仁也不討子公

是不武也故不能自通於仁道而陷弒君之罪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

臣臣之罪也稱君謂唯書君名而稱國以弒言衆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弒者之名以示來

世終為不義改殺稱弒其惡名取有漸也書弒之義釋例論之備矣鄭人立子良穆公

庶子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去疾子良名以順則公

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堅也襄公將去穆氏逐羣兄弟

而舍子良以其讓已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

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何為

獨乃舍之皆為大夫疏注第二指正義曰大射禮云右巨指鉤弦鄭

玄云右巨指右手大擘也又曰設決朱極三鄭玄云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為之二者食指將拍無

名指小指短不用然則手之五指之名口巨指食指將拍無名指小指也定十四年傳闔傷將拍取其一履注云

其足大指見斬遂失履謂大指為將指者將者言其將領諸指也足之用力大指為多手之取物中指最長故足以大指為將指手以中指為將指其食指者食所偏用服虔云俗所謂噍鹽指也 龜 正義曰說文云龜大鼈也玄中要記曰千歲之龜能與人語 凡弑至之罪 正義曰晉語云趙宣子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則君臣之交猶父子也君無可弑之理而云弑君君無道者弑君之人固為大罪欲見君之無道罪亦合弑所以懲創將來之君兩見其義非赦弑君之人以弑之為無罪也釋例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羣物所以繫命故戴之如天親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事之如神明其或受雪霜之嚴雷電之威則奉身歸命有死無貳故傳曰君天也天可逃乎此人臣所執之常也然本無父子自然之恩末無家人習翫之愛高下之隔懸殊壘塞之否高端是以居上者降心以察下表誠以感之然後能相親也若元高自肆羣下絕望情義地隔是謂路非君臣也人心苟離則位號雖存無以自固故傳例曰凡弑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稱君者唯書君名而稱國稱人以弑言衆之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弑者主名以垂來世終為不義而不可赦也然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故宋昭之惡罪及國人晉荀林父討宋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深見貶削懷諸賊亂以為心者固不容於誅也若鄭之歸生齊之陳乞楚之公子比雖本無其心春秋之義亦同大罪是以君子慎所以立也諸侯不受先君之命而篡立得與諸侯會者則以成君書之齊商人蔡侯班之屬是也若未得接於諸侯則不稱爵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蔡人殺陳他齊人殺無知衛人殺州吁公子瑕之屬是也諸侯篡立雖以會諸侯為正此列國之制也至於國內策名委質即君臣之分已定故殺不成君者亦與成君同義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又云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此以會為斷也經書趙盾弑君而傳云靈公不君又以明於例此弑宜稱君也弑非趙盾而經不變文者以示良史之意深責執政之臣傳特見仲尼曰越

竟乃免明盾亦應受罪也醫不三卅不服其藥古之慎也人子之孝當盡心嘗禱而已藥物之齊非所習也許止身為國嗣國非無醫而輕果進藥故罪同於弑二者雖原其本心而春秋不赦蓋為教之遠防也楚靈無道於民於例當稱國以弑公子比首兵自立楚眾散歸而靈王縊死故以比為弑主也比既得國國人驚亂棄疾從而扇之比懼自殺皆棄疾之由故書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也左氏義例止此而已其餘小異皆從赴也劉賈許穎以為君惡及國朝則稱國以弑君惡及國人則稱人以弑案傳鄭靈宋昭經文異而例同故重發以同之子弑其父又嫌異於他臣亦重明其不異既不碎別國之與人而傳云莒紀公多行無禮於國太子僕因國人以弑之經但稱國不稱人知國之與人雖言別而事一也杜言小異從赴者宋之蒙澤楚之乾谿俱是國內而弑捷不書蒙澤齊商人衛州吁俱是公子而州吁不稱公子諸如此類所有不同皆從赴也此弑君之例有君罪臣罪之異而諸侯出奔皆不書逐君

左傳卷之五 春秋正義卷之六 二十五 金友

之人以罪臣者以君之見弑未必皆為無道故立臣罪之文以見君有無罪死者國君而被臣逐悉是不能固位其罪皆在於君故杜諸侯出奔例云諸侯奔者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仲尼之經更沒逐者主名以自奔為文者責其不能自安自固所犯非徒所逐之臣也蔡侯朱雖無罪據其失位出奔亦其咎也是說逐君無罪臣之文意也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

子文子良之兄是子也能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

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

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憾及將

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

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

而而語助及令尹子文卒鬪般為令尹般子文之子

之子越為司馬蔣為工正譖子揚而殺

之子越為令尹己為司馬賈為椒譖子揚而已得椒處子

越又惡之惡賈乃以若敖氏之族圍伯贏於

轅陽而殺之圍囚也伯贏蔣賈也轅陽楚邑遂處烝野將攻

王王以三王之子為質焉弗受烝野楚邑三王文成穆

師于漳澨漳澨漳水邊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

氏戰于臯泝臯泝楚地伯棼射王汰斬及鼓跗

著於丁寧伯棼越椒也斬車轅汰過也箭過車轅上丁寧鉦也又射汰斬以

貫笠轂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轂此言箭過車轅及王之蓋

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

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

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邲邲國名生鬪伯比

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邲畜養也淫於邲子之

女生子文焉邲夫人使弃諸夢中夢澤名江夏安陸縣

城東南有雲夢城 虎乳之邳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

以告告女私通所生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

於菟故命之曰鬪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

伯比所淫者實為令尹子文關氏始自子文為令尹其孫箴尹

克黃歲尹官名克黃子揚之子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

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弃君之命獨誰受

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

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

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易其名也疏注漳

滋漳水邊正義曰釋例云漳水出新城沔鄉縣南至荆山東南經襄陽南郡當陽縣入沮爾雅水邊之名唯有厓

涘岸泝無以滋為水邊者但此云漳滋成十五年云決睢

滋睢漳皆水名舉水名而言滋知滋是水邊也及鼓跗

著於丁寧正義曰車上不得置箕虞以縣鼓故為作跗若般之楹鼓也言著於丁寧則丁寧是器晉語云伐備鐘

鼓聲其罪也戰以淳于丁寧傲其民也是丁寧戰之用也

周禮鼓人以金錡和鼓鄭玄云錡淳于也其形圓如確頭

以金錡節鼓鄭玄云錡鉦也形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為鼓節是錡即淳于錡即丁寧故先儒皆以錡為鉦之別名丁寧即是鉦也注兵車至之蓋正義曰服虔云笠轂轂之蓋如笠所以蔽轂上以禦矢也一曰車轂上鐵也或曰兵車旁幔輪謂之笠轂杜以彼不安故改之而為此說亦是以意而言差於人情為允耳王使至是矣正義

四六十七 春秋正義一六 二十七 張謙

曰此是疆軍人之心耳息有此矢矢當有法不得無人學作
唯三而已且射中王車由射之工不由矢善若其由矢王
國猶有一矢何不一發以取越椒正義曰
言越椒之亂合誅絕其族今更存立故命曰生言應死而

重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前年楚侵鄭不獲成故曰未服

經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

高固來逆叔姬高固齊大夫不書女歸降於諸侯**疏**注高固至諸侯正義曰

僖五年公孫茲如牟注云娶於牟也卿非君命不越竟故
奉公命聘於牟因自為逆然則此高固亦是因來聘而自
逆也經書公孫茲如牟是以聘為文此高固以逆為文不
言聘者此二者皆以非君之命不得越竟請君行聘而因
自逆妾本意為逆不為聘也從魯而出私娶輕而君命重
故書聘不書逆自外而來則嫁其重而受聘輕故書逆不

春秋正義十六卷二十八

書聘內外之異文耳諸侯嫁女於大夫則使大夫為之主
而書於經者行禮為尊卑不敵故使大夫為主耳其女適
他族以先公之遺體許人必告於廟故書之耳嫁於諸侯
者皆書其歸此不書歸者差降於諸侯也非齊夫人不得
言歸于齊若言歸于齊高氏則下嫁於大夫非公之敵故不得書其歸也

叔孫得臣卒無傳

不書日公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叔姬寧固反馬**疏**

注叔姬寧固反馬正義曰傳言來反馬也據高固為文耳嫌叔姬亦為反馬故辨之二者各有所為而相隨行耳

女既適人當稱夫族宋蕩伯姬是其事也叔姬已適高氏而猶言子叔姬者以其新歸於夫反馬乃成為婦今始來反馬故以父母之辭言之

楚人伐鄭
傳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

姬焉

留公強成昏

夏公至自齊書過也

公既見止連昏於鄰

國之臣厭尊致列累其先君而

疏

注公既至示過

正義曰凡公行還書至

者往反無咎喜之而告廟也公如齊見止求與高固為昏方始得歸當以恥而不告亦復告廟飲至故依常書之以

示過釋例曰凡反行飲至必以嘉會昭告祖禰有功則舍爵策勳無勳無勞告事而已若夫執止之辱厭尊毀列所

以累其先君忝其社稷故當克躬罪已不以嘉禮自終宣公如齊既已見止連昏於鄰國之臣而行飲至之禮故傳

曰書過也言書過者書之以示公過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

為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

適諸侯稱女適大夫稱字

所以別尊卑也此春秋新例故稱書曰而不言凡也不於莊二十七年發例者嫌見迫而成昏因明之

疏

注適諸至明之 正義曰俱是外來逆女適諸侯諸侯遣臣來逆則稱逆女紀裂繻來逆女是也適大夫大夫自來

逆則稱所逆之字此高固來逆叔姬是也二文不同所以別尊卑也傳言卿自逆者別其與君逆也莊二十七年莒

慶來逆叔姬文與此同不於彼發例者嫌此高固見迫而成昏與常例或異故因此以明其不異也 冬來

反馬也

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固遂與叔姬俱寧故經傳具見以示譏

疏

注禮送至示譏 正義曰禮送女適於夫氏留其所送之馬謙不敢自安於夫若被出棄則將乘之以歸故

留之也至三月廟見夫婦之情既固則夫家遣使反其所留之馬以示與之偕老不復歸也法當遣使不合親行高

固因叔姬歸寧遂親自反馬與之俱來故經傳具見其事以示譏也儀禮昏禮者士之禮也其禮無反馬故何休據

之作膏肓以難左氏言禮無反馬之法鄭玄荅之曰冠義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則昏禮者天子諸侯大夫皆

六左 春秋三書我十六 三十九 高異

異也士昏禮云主人爵弁纁裳緇衣乘墨車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此婦車出於夫家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詩鵲巢云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又曰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將送也國君之禮夫人始嫁自乘其家之車也則天子諸侯嫁女留其乘車可知也高固大夫也來反馬則大夫亦留其車也禮雖散亡以詩之義論之大夫以上其嫁皆有留車反馬之禮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壻之義也高固以秋九月來逆叔姬冬來反馬則婦入三月祭行乃反馬禮也是說禮有反馬之法唯高固不宜親行耳杜言三月廟見謂無舅姑者士昏禮婦至其夕成昏質明贊見婦於舅姑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鄭玄云奠菜者祭菜也又記曰婦入三月然後祭行鄭玄云謂助祭也曾子問篇端稱孔子曰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鄭玄云謂舅姑沒者也是舅姑沒者以三月而祭因以三月為反馬之節舅姑存者亦當以三月反馬也士昏禮又稱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於妻之父母

五十 春秋正義一六

三十

嚴粲

此高固親迎則不須更見故譏其親反馬也案杜注經云叔姬寧固反馬傳唯舉反馬不言寧者以寧是常事唯反馬非禮故傳 舉其非禮者

救鄭伐陳

為明年晉衛侵陳傳

經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

八月螽無傳冬十月

傳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夏定王

使子服求后于齊

子服周大夫

秋赤狄伐晉圍懷

及邢丘

邢丘今河內平臯縣

晉侯欲伐之中行栢子曰使

疾其民

驕則數戰為民所疾

以盈其貫將可殪也

殪盡也貫猶習

也周書曰殪戎殷

周書康誥也義取周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

此類

之謂也

為十五年晉滅狄傳

疏

注殪盡至習也云貫習也殪死也言其死盡故

正義曰釋詁

以殪為盡盈其貫者杜以為盈滿其心使貫習來伐劉炫云案尚書秦誓武王數紂之惡云商罪貫盈言紂之為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不得為習也今知不然者以詩稱射則貫兮先儒亦以為習故杜用焉義得兩通劉直以尚書之

文而規杜過恐非也周書曰殪戎殷正義曰如杜所注戎訓為兵謂以兵伐殷而殪盡也殪字宜在下以周書本

文故其冬召相公逆王后于齊

召相公王卿士事不關魯故不書為

成二年王楚人伐鄭取成而還

九年十一年傳所稱厲之役蓋在此

春秋正義卷十六

三十一

卓定方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

二子鄭大夫

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卦

離下震之離  豐上六變而為純離也周易論變故

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闕其無人三歲不覲凶義取無德而大其屋不過三歲必滅亡

弗過之矣

不過三年間一歲鄭人殺之

疏

注豐上至滅亡正義曰豐卦震上離下

震為動離為明動而益明豐大之義豐卦上六變而為純離之卦故為豐之離也杜以筮得此卦爻變而為彼卦可

言遇觀之否遇坤之比耳此直口語不是撰著而亦言豐之離者周易論變為義故雖不筮論易者必以變言其義

故言豐之離也杜又引豐上六至不覲凶皆周易之文也王弼以為上六以陰處極而最在外不履於位深自幽隱

絕跡深藏者也。部者覆郭之物也。豐大其屋，又郭蔽其家，閭之甚也。以甚閭而處大屋，不能久享其利。其屋雖大，其室將空，故窺其戶而闐然無人也。經三歲而不能顯見，則凶伯廖引此者，義取無德而居乃屋，不過三歲必滅亡。

經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疏** 衛侯至來盟。

正義曰：文二年，晉人以公不朝，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去其族以厭恥也。然則公與大夫對盟，則為恥辱。此良夫來盟，無貶責者，彼公親朝晉侯，不與公盟，故遣大夫敵公，是為恥辱。此不貶責者，其君不得親來，遣臣來與公盟，示對彼君非為恥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傳** 例曰：不與萊國。今東萊，秋公至自伐萊。**傳** 無大旱，無傳書旱而不書，雩雩無功或不雩。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春秋正義卷十六

三十二

卓定考

傳七年春，衛孫相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也。**公** 即位衛始脩好。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

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與** 謀者謂同志之國，相與講議利害計成。

而行之，故以相連及為文。若不獲已，應命而出，則以外合為文。皆據魯而言師者，國之大事存亡之所由，故詳其舉動以例之。**凡** 師至曰會。正義曰：釋例曰：與謀者同志之國，彼我之計未定，相與共謀講議利害計成。

成而後行之，故以相連及為文。不與謀而出師者，謂不得已而應命，故以外合為文。皆據魯而言之也。公親會齊侯，伐萊而傳以師出示例，所以通卿大夫帥師者也。魯既

春會于曹，以謀伐鄭。夏遂起師而更從，不與謀之文者，厲公篡天子忽之位，謀而納之，非正故諱。從不與謀之例，若

夫盟主之令，則上行乎下，非匹敵和成之類。故雖或先謀

皆從不與謀之例成八年晉士爰來聘且言將伐邲下云
會伐邲是也凡乞師者深求過理之辭執謙以偏成其計
故雖小國乞之於大國大國乞之於小國亦皆從不與謀
之例臧宣叔卻錡是也傳以師出為例是唯繫於戰伐而
劉賈許穎濫以經諸及字為差本不在例今欲強合之所
以多相錯伐也杜言小乞大乞小者倍二十六年公子
遂如楚乞師成二年臧宣叔如晉乞師是小國乞於大國
也成十三年卻錡來乞師士六年欒黶來乞師十七年荀
營來乞師十八年士魴來乞師是大國乞於小國也與謀
者心俱欲伐彼此同謀乞師者非彼所欲乞來為已也我
乞彼者彼不與我謀彼乞也者我不與彼謀是故凡言乞
者皆從不與謀之例宣叔且小乞大卻錡是大乞小除晉
乞魯以外更無大乞小者且舉卻錡以辨乞小之事耳晉
是盟主自是上行乎下例無與謀之文不由卻錡乞師乃
從不與謀之例 **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 此無秋字蓋
闕文晉用相

五四一 春秋正義十六

三十三

方堅

子謀故 **疏** 注此無秋字蓋闕文 正義曰苗秀乃名為
縱狄 禾夏則無禾可取知此取必在秋此無秋字

蓋闕文 **鄭及晉平公于宋之謀也故相鄭伯**

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相公臨之以謀不

睦 王叔相公周卿士銜大子之命以監臨諸侯不同軟者尊卑之別也 **晉侯之立也** 在

年 **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

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 黃父即黑壤 **故**

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慢盟主以取執止之辱故諱之 **疏** 注慢

諱之 正義曰昭十三年公會劉子晉侯云云于平丘八
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於時晉以讒慝弘多不與

公盟公不得與非國之...故書其同盟而顯言不與此時
公實有罪為晉所執不...與盟是公之恥故諱而不書其
盟若言諸侯實不
盟公無所可與然

經八年春公至自會

無傳義與五年書過同

疏

注義與五年書過同

正義曰被執不以為恥而亦告廟飲至故書之以示過也故杜云義與五年書過同

夏六月公子

遂如齊至黃乃復

無傳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

禮也

疏

注蓋有至禮也

正義曰下言其卒故疑有疾而還也聘禮曰賓入竟一而死遂也若賓死未將命則

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哀丁五年傳曰有朝聘而終以尸將專之禮是入所聘之竟也則當遂行黃是齊竟遂以疾

還非禮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用仲遂卒于垂

有事祭也仲遂

六八

春秋正義十六

三十四

方既

卒與祭同日略書有事為釋張本不言公子因上行還間無異事省文從可知也稱字時君所嘉無義例也垂齊地

非魯竟故書地

壬午猶繹萬入云笄

繹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萬舞

名籥管也猶者可止之辭魯人土八卿佐之喪不冝作樂而不知廢繹故內舞去笄惡其聲聞

疏

注有事至

書地 正義曰有事祭也者謂法祭也釋例以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傳稱禘于武公則知此言有事亦是禘也祭

之日仲遂卒不言禘而略言有事者禘事得常不主書禘為下繹祭張本耳上言公子遂如齊此言仲遂卒不言公

子者此書有事為仲遂卒而書之與上相連猶是一事因上行還間無異事省公子之文從可知也衛氏難杜云其

間有辛巳有事于大廟何得為間無異事秦氏釋云有事于大廟是為仲遂卒起文止是一事故云間無異事也既

不書公子而稱仲遂者時君所嘉寵故稱其字非義例也定五年傳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房是魯地卒於竟內故

不書其地垂是齊地非魯竟故書地也 注釋又至聲聞

正義曰釋又祭釋天文孫炎云祭之明日尋釋復祭也公

羊傳曰釋者何祭之明日也穀梁傳云釋者祭之且日之

享賓也天子諸侯謂之為釋少牢饋食大夫之禮也謂之

賓尸釋詁云釋陳也是陳昨日之禮以賓敬此尸也公羊

傳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

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知其不可而為之也猶者何通可

以已也是萬為舞名禮明堂位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

干楯也戚斧也此舞者左手執楯右手執斧故謂之武舞

言王者以萬人服天下故以萬為名詩言碩人之舞云左

手執籥右手秉翟鄭云云籥如管六孔何休云吹之以節

舞也故吹籥而舞謂之文舞魯人知卿佐之喪不且作樂

故去其有聲而不知廢釋納舞去籥惡其聲聞也尋杜注

意直云萬舞名又注隱五年亦直云萬舞也下問羽數則

萬是舞之大名不取公羊萬是干舞之義則執羽吹籥是

為萬舞故杜云納舞去籥惡其聲聞是無干舞籥舞之別

小五十六 春秋正義十六 三十五 周

大五十四 春秋正義十六 三十五 周

名也沈氏云案曾子問嘗禘郊社簠簋既陳天子崩后

之喪廢則卿喪不廢正祭釋是又祭為輕故當廢之 戊

子夫人嬴氏薨 無傳宣 公母也 晉師白狄伐秦楚人

滅舒蓼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無傳月三 十日食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敬謚嬴姓也反哭 成喪故稱葬小君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克成 正義曰

疏 注敬謚 正義曰

謚法夙夜勤事曰敬 雨不至克葬 正義曰定十五年

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彼

云乃此云而者公羊傳曰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為

或言而或言乃乃難平而也何休云難者臣子重難不得

以止日葬其君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外而淺下昃日昃

久故言乃左氏無傳杜又不說或如公羊之言或是史家

異城平陽今泰山有平陽縣楚師伐陳

傳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經在仲遂

卒下晉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蓋

也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楚為

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舒蓼二國名楚子疆之

正其及滑汭滑水盟吳越而還吳國今吳郡越國今會稽山陰

縣也傳言楚疏注舒蓼二國名正義曰舒蓼二國名者蓋轉寫誤當云一國名案釋例土地

名有舒羣舒舒蓼舒庸舒鳩以為五名則與文五年滅蓼同美蓼滅後更復故楚今更滅之劉炫以社為二國而規

之非也盟吳越而還正義曰譜云吳姬姓周大王子大伯仲雍之後大伯仲雍謫其弟季歷而去之荆蠻自

號句吳句或為工夷言發聲也夫伯無子而卒仲雍嗣之當武王克殷而因封其曾孫周章於吳為吳子又別封章

弟虞仲於虞自太伯五世而得封十二世而晉滅虞虞滅而吳始大至壽夢而稱王壽夢以上世數可知而不紀其

年壽夢元年魯成公之六年也夫差十五年獲麟之歲也二十三年魯哀公之二十二年而越滅吳越姒姓其先夏

后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自號於越於者夷言發聲也濱在南海不與中國通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魯定公五

年始伐吳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為越王越王元年魯定公之十四年也魯哀公二十二年句踐滅吳霸中國卒春秋

後七世大為楚所破遂微弱矣外傳曰芊姓歸越是越本楚之別封也或非夏后之後也晉是月克有

蠱疾惑以郤缺為政代趙秋廢胥克使趙

朔佐下軍

朔盾之子代胥克為成十七年胥童怨卻氏張本

冬葬敬嬴

旱無麻始用葛菲

記禮變之所由菲所以引柩殯則有之以備火葬則以下柩

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

懷忌

疏

注記禮至下柩正義曰禮記諸言自某始者皆與後人為始此云始用葛菲則自此以後常用葛故云記禮變之所由菲字禮或作紼或作綽繩之別名也周禮遂人大喪屬六紼天子用六也喪大記君葬用四紼大夫士葬周二紼是紼者所以引柩也於殯則已有之繫於輔車以備火災有災則引柩以辟火及葬則用之以下柩也雨不至懷也正義曰曲禮云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鄭玄云喪事葬與鍊祥也吉事祭禘冠取之屬也然則先近日先卜上旬不吉卜次旬又不吉卜下旬喪事則

四十九

春秋正義十六

三十七

王明

先卜下自卜葬先卜遠日辟不思念其親似欲汲汲而早葬之也今若冒雨而葬亦是不思其親欲得早葬故舉卜葬先遠日以證為雨而止禮也五制云庶人葬不為雨止者鄭玄云雖雨猶葬禮儀少也城平陽書

時也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言晉楚爭強

經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無傳

公至自齊

無傳

夏

仲孫蔑如京師齊侯伐萊

無傳

秋取根牟

根牟

東夷國也今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

八月滕子卒

未同盟

九月晉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

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卒於竟外故書地四與文同盟

九月無辛酉日誤 **疏** 注卒於至日誤 正義曰釋例扈是鄭地

與文同盟者杜注春秋又為釋例前後經傳勘當備盡豈

晉侯二年始立不干文公之世而云四與文同盟必是後

寫之誤蘇氏亦以為然劉炫以此規杜非也其君卒或書

地或不書地皆從赴今云卒於竟外故書地者據晉侯實

在竟外卒非以為例也劉炫云襄七年鄭伯髡頑卒于鄆

昭二十五年宋公佐卒于曲棘竟內亦書地非竟外九月

無辛酉者下有十月癸酉杜以長歷推之癸酉是十月十

六日辛酉在前十二日耳故云九月無辛酉上有八月下

有十月非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無傳三與 **疏**

月誤也 注三與文同盟 正義曰鄭父燬以僖二十五年卒鄭代

立其年盟于洮二十六年于向二十八年于踐土文七年

于扈十四年于新城唯二與文同盟云三者以二三字體

相近轉寫之誤耳若其不然杜無容不委劉炫以此規杜

也 **宋人圍滕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閏

也 **陳殺其大夫洩冶** 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 **疏**

注洩冶至書名 正義曰文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貴

之而不名此書洩冶之名是不為春秋所貴故書名傳稱

臣者所以治煩去惑是以伏死而爭則直諫者臣之盡忠

之事洩冶忠諫而死不為春秋所貴者釋例曰魯哀之可

諫者甚衆未聞仲尼之苦言至於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

而朝告於哀公求討不義顯事施舍足以致益者固人臣

之所當造膝也若乃情色之感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

得之於子臣子而欲顯直於其君父適所以益謗而致罪

也陳靈公宣淫悖德亂倫志同禽獸非盡言所救洩冶進

無斤濟遠策退不危行言孫安昏亂之朝慕匹夫之直忘

蘧氏可卷之德死而無益故經同罪賤之文傳特稱仲尼

以六訂編

春秋正義十六

三十八

閏

說不貴洩治之意也然則比干諫紂而死孔子稱殷有三
仁焉善比干者家語云子貢曰陳靈公君臣宣淫於朝洩
冶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死同可謂仁乎孔子曰比干於
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款之心在於存宗廟而已固當
以必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當悔悟本志存於仁者也洩
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
以區區之身欲止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狷矣詩云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是言洩冶之行不得
同於比干之意也

傳九年春王使來徵聘

徵召也言周徵也徵聘不書微加諷喻不指斥

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秋

取根牟言易也滕昭公卒

為宋圍滕傳

會于扈討

春秋正義十六

二十九

滕

不睦也

謀齊陳

陳侯不會

前年與楚成故

晉荀林父以

諸侯之師伐陳

不書諸侯師林父帥之無將帥

晉侯卒于扈乃

還

注不書至將帥正義曰僖二十八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彼注云宋公齊

國歸父秦小子憇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也彼以師屬晉而經書其師此全不書者彼雖公卿不行仍有大夫帥之將卑師衆故稱師耳此則全無將帥以兵付晉并入晉軍林父獨自帥之故唯書林父伐陳也冬宋

人圍滕因其喪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

通於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戲于朝

二子陳卿夏姬鄭穆

公女陳大夫御叔妻衷懷也袒服近身衣

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

效焉宣示也且聞不令君其納之納藏也公曰

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

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

辟其洩冶之謂乎辟邪也辟法也詩大雅言邪辟之世不可立法國無道危行言

孫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六年楚伐鄭取成於厲既成鄭伯逃歸事

見十一年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焚柳

鄭地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

死無日矣自是晉楚交兵伐鄭十二年卒有楚子入鄭之禍

春秋正義十六

四十

李元祖

經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無傳齊人歸我

濟西田元年以賂齊也不言來公如齊因受之夏四月丙辰日有

食之無傳不書朔官失之己巳齊侯元卒未同盟而赴以名齊崔

氏出奔衛齊略見舉族出因其告辭以見無罪疏注齊略至無罪正義曰崔杼有寵

於惠公惠公既薨高國二家恐其藉前世之寵又有寵於新君故畏其偏己因君薨而逐之崔杼未有罪也齊人疑其事故不言其名略言崔氏見其舉族出奔耳及仲尼脩之大夫出奔無罪不名不名即是無罪故因告稱氏而書氏以見無罪若貴之或稱官或稱字如司城子哀之類是也公如齊五月公至自

齊無傳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徵舒陳大夫也靈公

惡不加民故稱臣以弑

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

葬齊惠公

無傳歸父襄仲之子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

鄭

鄭及楚平故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者公羊

以為天王之母弟然則字季子天子大夫稱字

疏

注王季至稱字正義曰公羊傳曰王季子者何天子之

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是公羊以為天王之母弟也母弟而稱季子然則字季子也天子大

夫例稱字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佞夫母弟稱弟此不言王弟者釋例云朝聘盟會嘉好之事此兄弟之篤睦非義

例之所典故仍舊史之策或稱弟或稱公子是由義無所見故因其舊文其相害乃稱弟以示義耳

公孫

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

疏

注繹邾至

春秋正義十六

正義曰文十三年傳稱邾遷于繹則繹為邾之都矣更別有繹邑今魯伐取之非取邾之都也亦因繹山為

名蓋近在邾都之旁耳

大水

無傳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

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

歸葬成君故稱君命使也

饑

無傳有水災嘉穀不成

楚子伐鄭

傳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

之田

公比年朝齊故

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

高國畏其偪也

高國二家齊正卿

公卒而逐之奔衛

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

典策之法

告者皆當書以名今齊特以族告夫子因而存之以示無罪又言且告以族不以名者明春秋有因而用之不皆改

舊凡諸侯之大夫違違奔告於諸侯曰某

氏之守臣某上某出者姓下某出者名失守宗廟敢告所有

玉帛之使者則告玉帛之使謂聘不然則否思好不接故亦

不法典策至改舊正義曰傳言且告以族不以名告知法當以名告而齊人誤以族告也釋例云若乃

稱司城以貴效節於府人書歸父之還以善復命於介因齊人告辭以著其無罪蓋隨事以示褒貶也傳既云書曰

崔氏以明非罪復云且告以族不以名知典策之書舊當以名通也齊國雖繆以族告適合仲丘所褒之實因而不

革以示無罪且明春秋之作或因仍舊史成文不必皆有改也何休膏肓以為公羊譏世卿而難左氏蘇氏釋云崔杼

春秋正義十六

四十二

李信

祖父名不見經則知非世卿且春秋之時諸侯擅相征伐猶尚不譏世卿雖曰非禮夫子何由獨責又鄭駁異義引

尚書世選爾勞又引詩刺幽王絕功臣之世然則興滅繼絕王者之常譏世卿之文其義何在注違奔放也正

義曰釋例曰迫窘而奔及以禮見放俱去其國故傳通以違為文是言違兼奔放也注上某至某名正義曰

若言崔氏之守臣杼也大夫受氏當世守宗廟故謂之守臣言守宗廟之臣也僖十二年管仲云天子之二守高國

在彼謂天子命之為守國之臣與此異也知此異於彼者豈天子命者出奔乃得告於諸侯餘臣出奔不得告也且

下句云失守宗廟知守臣謂守宗廟之臣非守國也天子賜姓諸侯賜族對文則姓與族別散文則可以通禮謂族

人為庶姓故云上某出者姓其實正是族也注玉帛之使謂聘正義曰聘禮曰執玉致命執帛致享故云玉帛

之使謂聘也下注云恩好不接故亦不告又昭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注云嘗有玉帛之使來告故書則杜

意以為奔者之身嘗有玉帛之使於彼國已經相接則告之若奔者未嘗往聘恩好不接則不告唯告奔者嘗聘之國餘不告也劉炫以為玉帛之使謂國公如齊奔喪家有交好之國皆告非指奔者之一身

公親奔喪非禮也公出朝會奔喪會葬皆書如不言其事史之常也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微舒似

女對曰亦似君微舒病之靈公即位於今十五年微舒已為卿年大

無嫌是公子蓋以夏姬淫及故謂其子多似以為戲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

二子奔楚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鄭及楚平前年敗楚師恐楚深怨故與之平諸侯之師伐

鄭取成而還秋劉康公來報聘報也獻子之

也其後食采於劉師伐邾取繹為子宗如齊傳季子之於初聘于

齊齊侯初即位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魯侵小恐為齊所討

故往謝國武子來報聘報文子也楚子伐鄭晉士

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潁水出河南陽城至下蔡入淮諸侯之

師戍鄭注潁水至入淮正義曰釋例曰潁水出河南陽城縣陽乾山東南經潁川汝陰至

淮南下蔡縣入淮也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

家之棺而逐其族以四年弒君故也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改葬幽

公謚之曰靈

疏注以四至卿禮正義曰喪大記云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桺四寸上

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然則子家上大夫棺當八寸今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

耳不知斲薄之使從何禮也幽正義曰謚法動靜亂常曰幽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

盟于辰陵

楚復伐鄭故受盟也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

公孫歸父

會齊人伐莒

無傳

秋晉侯會狄于欒函

晉侯往會之故

以狄為會主

疏

注晉侯至狄地正義曰凡諸侯聚會

盟于辰陵即其事也狄從諸夏序列亦然僖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是也此異於彼而云晉侯會狄是狄在彼地

春秋正義一六

四十四

刑刊

晉往會之故傳說晉大夫欲召狄郤成子勸其勤是晉侯自往故以狄為會主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襄十年會吳

于祖其意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不言楚子而稱人討

賊辭

疏

注不言至辭也正義曰討賊辭者言弑君之賊人人皆欲殺之作舉國共殺之文故不言楚

子也襄二十七年衛殺其大夫甯喜亦是討賊但衛人自殺其臣故稱大夫徵舒非楚之臣不得言殺其大夫諸放

殺及執他國之臣皆不言某國大夫者以人臣卑賤故沒其爵號而空書名氏

丁亥楚子入

陳

楚子先殺徵舒而欲縣陳後得申叔時諫乃復封陳不有其地故書入在殺徵舒之後

疏

注楚

子至之後正義曰案傳楚子為陳討夏氏亂遂入陳殺夏徵舒輟諸栗門此經先書殺夏徵舒後書入陳者據先

後事實為文故杜注云楚子先殺徵舒而欲縣陳後得申叔時諫乃復封陳不有其地故書入在殺徵舒之後是其事

也劉炫云楚子入陳乃殺徵舒經先書殺徵舒後言入陳者以楚子本意止欲討賊無心滅陳及殺徵舒滅陳為縣後得申叔時諫乃復封陳於例不有其地故云入陳言楚人既殺徵舒楚子乃復入陳納二子於陳入陳之文為下納張本傳云書曰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入納連文是入為納也昭八年楚師滅陳執公子招放于越殺陳孔奐彼心欲滅陳此則主為討賊無心滅陳而復封之君子善其自悔故退入陳於下隱其縣陳之過若其不然當云楚子入陳殺夏徵舒如此則楚子本為入陳因入乃討陳賊則是惡楚子故書入在殺徵舒之後

納

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二子淫昏亂人也君弒之後能外託楚以求報君之讎內

結強援於國故楚莊得平步而討陳除弒君之賊於時陳成公播蕩於晉定亡君之嗣靈公成喪賊討國復功足以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賈逵云二子不繫之陳絕於陳也惡其與君淫故絕之善楚有禮也案子糾捷菑皆不繫國自是例之常賈說非也釋例云賈氏依放穀梁云稱納者內難之辭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言書有禮不可言內難也陳縣而見復上下交驩二人雖有淫縱之闕今道楚匡陳賊討君葬威權方盛傳稱其禮理無所難此先儒說之不安也杜言於時陳成公播蕩於晉者此傳云陳侯在晉襄二十五年傳云夏氏之亂成公播蕩是也

疏

注二子至復之正義曰二子與君淫昏致使君死國亂實罪人也今楚子入

春秋正義卷十六

四十五

胡

陳而納之乃是納罪人也計應罪楚子而傳言書曰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既善楚子有禮則是怒彼之過故杜迹其合恕之由言賊討國復是二子之力其功足以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賈逵云二子不繫之陳絕於陳也惡其與君淫故絕之善楚有禮也案子糾捷菑皆不繫國自是例之常賈說非也釋例云賈氏依放穀梁云稱納者內難之辭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言書有禮不可言內難也陳縣而見復上下交驩二人雖有淫縱之闕今道楚匡陳賊討君葬威權方盛傳稱其禮理無所難此先儒說之不安也杜言於時陳成公播蕩於晉者此傳云陳侯在晉襄二十五年傳云夏氏之亂成公播蕩是也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

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

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

服也傳言楚與晉狎主盟楚左尹子重侵宋子重公子嬰齊莊王弟

王待諸郟郟楚地令尹蒍為艾獵城沂艾獵孫叔敖也沂楚

邑使封人慮事封人其時主築城者慮事無慮計功以授司徒司徒

掌量功命日命作日數分財用財用築作具平板榦榦

也稱畚築量輕重畚盛土器程土物為作程限議遠邇均勞

逸略基趾趾城足略行也具餼糧餼乾食也度有司謀監正

事三旬而成十日為旬不愆于素不過素所慮之期也傳言叔敖之能

使注艾獵孫叔敖疏正義曰服虔亦云艾獵蒍賈之

叔敖明一人也世本艾獵為叔敖之兄世本多誤本不必然注封人至計功正義曰周禮封人凡封國封其四疆

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大司馬大役與慮事受其要以待考而賞誅鄭玄云慮事者封人也於有役司馬與之屬

賦丈尺與其用人數也是封人主造城邑計度人數此云使封人故云其時主築城者慮事者謀慮城築之事無則

慮之訖則計功也史書多有無慮之語皆謂揆度前事也注榦植也正義曰釋詁云植榦榦也舍人曰植正也築牆

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兩邊郭土者也被植為榦故謂榦為植謂牆之兩頭立木也板在兩旁郭土者即彼文

翰也平板榦者等其高下使城齊也稱畚築程土物正義曰畚者盛土之器築者築土之杵司馬法輦車所載

二築是也稱畚築者量其輕重均負土與築者之力也程土物謂鍬鑿畚舉之屬為作程限備豫也晉郤

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

于晉赤狄潞氏最強故服役衆狄秋會于欒函衆狄服也

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卻成子曰吾聞之

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

從之也勤則功繼之詩曰文王既勤止詩頌文王勤以創業文

王猶勤况寡德乎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

伐陳十年夏楚舒弒君謂陳人無勤將討於少西氏

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輟諸栗門輟車

裂也栗門陳城門因縣陳滅陳以爲楚縣陳侯在晉靈公子成公午申

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

徵舒為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

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楚縣大夫皆僭稱公女獨不慶

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

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

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抑辭也蹊徑也

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

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叔時謙言小人意淺謂譬如取人物於其懷而還之為愈於不還乃復

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州鄉屬示討夏氏所

獲也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

陳書有禮也沒其縣陳本意全以討亂存國為文善其復禮疏注少西至之名正

春秋正義十六

四十八

義曰禮以王父字為氏徵舒以夏為氏知子夏是字少西是名言少西氏者氏猶家也言將討少西之家以諸侯

討而戮之正義曰經無諸侯而云以諸侯討之諸侯皆慶者時有楚之屬國從行也十二年邲之戰經不書唐而

傳去唐侯為左拒昭十七年長岸之戰經不書隨而傳言使隨人守舟明此時亦有諸侯但為楚私屬不以告耳

謂之夏州正義曰謂之夏州者討夏氏鄉取一人以歸楚而成一州故謂之夏州注沒其至復禮正義曰言

入陳納人為有禮也直言入陳納人是沒其縣陳本意言陳國見存入而納此人耳是全以討亂存國為文所以善

其得禮厲之役鄭伯逃歸蓋在六年自是楚未得志焉

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徵事于晉為明年楚圍鄭傳十年鄭

及楚平既無其事辰陵盟後鄭徵事晉又無端跡傳皆特發以明經也自厲之役鄭南比兩屬故未得志九年楚子

伐鄭不以黑壤與伐遠稱厲之役者志恨在厲役此皆傳上下相包通之義也
疏注為明至義也 正義曰
十年鄭及楚平既無其事謂經無之也鄭微事晉又無端跡亦謂經所無也傳若不發此語不知楚以何故明年忽然圍鄭為此特發此傳以明後年圍鄭之經也自厲役以來鄭南北兩屬不專心於楚故楚未得志而明年圍之七年晉為黑壤之會鄭伯在焉厲役在黑壤之前九年傳言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事在黑壤之後而被傳不以黑壤與伐而遠稱厲之役者楚子之志所恨在於厲役遠歸不為黑壤會晉故也上指厲役下指辰陵中包黑壤此皆傳上下相包通之義也

春秋正義卷第十六

春秋正義卷第十六

四十九

方

修職取新差充委州學教授趙 未燕點訪

